

# 列宁对经济浪漫主义的批判及其现实意义

吕佳翼

**【摘要】**《评经济浪漫主义》是列宁早年通过批判瑞士经济学家西斯蒙第的经济学说批判俄国民粹派理论家的一部长篇专著。这部著作不仅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危机的肇因、商品总价值的构成、资本主义积累规律与产业后备军的关系等方面捍卫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而且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若干重要观点上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列宁通过剖析西斯蒙第的学说揭示了民粹派理论的小资产阶级性质,以及作为西斯蒙第和俄国民粹派共同本质的经济浪漫主义的空想、反动特质。列宁对民粹派理论的批判以及关于历史地认识资本主义发展的思想,为俄国革命开辟了道路。

**【关键词】**列宁;经济浪漫主义;民粹派;西斯蒙第;现实意义

**【作者简介】**吕佳翼,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市高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联盟特邀研究员(天津 300350)。

**【原文出处】**《当代经济研究》(长春),2023.12.24~30

**【基金项目】**2023年度天津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协同创新中心重点课题(JJSZKZ202313001);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基地项目(63232330)。

写于1896年8月—1897年3月的《评经济浪漫主义——西斯蒙第和我国的西斯蒙第主义者》(下称《评经济浪漫主义》)是列宁早年的一部长篇专著,它通过批判瑞士经济学家西斯蒙第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俄国民粹派思想家的相关观点,指出它们的共同本质是一种“经济浪漫主义”。这部著作不仅具有捍卫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意义,而且有着为俄国革命开辟道路的实践意义,但长期以来并未受到应有的关注。

## 一、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的写作背景

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后,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发展,到19世纪后期俄国已经出现了显著的阶级分化,我们所发现的列宁的第一部著作《农民生活中新的经济变动》就是考察这个问题的,其中写道:“如果一部分农民从事农业的目的是为了商业利益,其结果是获得大量的货币收入,而另一部分农民从事农业甚至不能满足家庭必不可少的需要,如果上等农户靠下等农户的破产来改善自己的经营,如果富裕

农民大量利用雇佣劳动,而贫苦农民却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那么,这无疑已是质的差别了。”<sup>[1]</sup> 1895—1899年间,列宁还写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一巨著,全面考察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分析了俄国的经济和社会阶级结构。当时,政治上沙皇的专制统治依然顽固,经济上农奴制还有很大的残余,农村中的资本主义演进与农奴制残余交织在一起,既没有因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完全消除农奴制,也没有因农奴制的残余而阻止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1907年,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中指出,资本主义的农业演进存在两种方式:“消灭农奴制残余可以走改造地主产业的道路,也可以走消灭地主大地主的道路,换句话说,可以走改良的道路,也可以走革命的道路。按资产阶级方向发展,占主导地位的可能是逐渐资产阶级化、逐渐用资产阶级剥削手段代替农奴制剥削手段的大地主经济,也可能是在用革命手段割除农奴制大地主这一长在社会肌体上的‘赘瘤’

之后按资本主义农场经济的道路自由发展的小农经济。”<sup>[12]205</sup>列宁认为,后者是更为“纯粹”的资本主义演进道路,也更利于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但实际的情况是,在俄国农业中这两种演进方式同时存在,这也使得俄国农村中的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比一般的资本主义国家更为严重。

19世纪后期,随着俄国农民同地主和沙皇的矛盾日益激化,一批代表农民利益的资产阶级自由知识分子和平民知识分子,走上民主革命的道路,逐渐形成“民粹派”,其理论受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影响很大,可溯源到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通过农民村社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列宁在早年曾追随过民粹主义,但随着对马克思主义研习的深入,不久即与民粹主义分道扬镳,并在俄国发展道路问题上与民粹主义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列宁与民粹派在俄国发展道路上的分歧可概括为以下三点。第一,民粹派认为俄国尚未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列宁则认为资本主义在俄国已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第二,民粹派认为即便资本主义经济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但资本主义在俄国也没有发展前途;列宁则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壮大已是大势所趋。第三,民粹派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将带来很大的破坏性,因而应当加以避免;而列宁则认为进步与否应当在历史发展中判断,资本主义相对于俄国经济上的封建农奴制和政治上的沙皇专制就是进步的,“在像俄国这样一些国家里,工人阶级与其说是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得不够。”<sup>[13]556</sup>19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俄国兴起了“自由主义民粹派”,与旧民粹派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从总体上说,旧民粹派的观点尽管从马克思主义角度来看是错误的,但它站在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上,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正如列宁所说:“民粹派的理论从反对资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角度来看虽是荒谬的、反动的,而在反对农奴制度的这种资产阶级性质的斗争中,它却是‘合理的’(就特定的历史任务而言)和进步的。”<sup>[12]204</sup>而自由主义民粹派则走上了与沙皇政府相

妥协的道路,抛弃了革命民主主义的进步性,主要成了一种为现实辩护和涂脂抹粉的学说。他们既不支持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不反对封建专制,而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为现实经济中的小生产辩护,盛赞小生产的生命力和优越性。而且他们利用手中的合法刊物攻击马克思主义和社会民主党人,成了妨碍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思想障碍。因而,批判民粹主义和论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成了列宁早期著作中最重要的主题,而且这两者几乎就是一体两面的关系。

在为小生产辩护的过程中,民粹派思想家在西斯蒙第的学说中找到了理论资源,与西斯蒙第同气相求,列宁在《评经济浪漫主义》一书中所驳斥的瓦·巴·沃龙佐夫、尼·弗·丹尼尔逊等人就是如此。西斯蒙第(1773—1842)是瑞士经济学家,他是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系统地体现他学说的代表作是《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一书。西斯蒙第深受亚当·斯密学说的影响,但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发展了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诸多批判。马克思在其著作中多次论及西斯蒙第,他对西斯蒙第在经济学说史上的地位作了这样的概括:“如果说在李嘉图那里,政治经济学无情地作出了自己的最后结论并以此结束,那末,西斯蒙第则表现了政治经济学对自身的怀疑,从而对这个结束作了补充。”<sup>[14]</sup>同时,西斯蒙第也由于对资本主义经济中诸多矛盾的揭露和批判而得到马克思的较高评价。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方面把绝对意义上的劳动(因为在他们看来,雇佣劳动和劳动是等同的),另一方面又把同样绝对意义上的资本,把工人的贫困和不劳动者的财富同时说成是财富的唯一源泉,他们不断地在绝对的矛盾中运动而毫不觉察。(西斯蒙第由于觉察到了这种矛盾而在政治经济学上开辟了一个时代。)”<sup>[15]</sup>列宁认为,俄国的民粹派思想家为了替小生产辩护而抬高西斯蒙第的学说并“把西斯蒙第学说中最接近民粹派的观点理想化”,<sup>[16]105</sup>成了俄国的西斯蒙第主义者,且因为它们的

共同本质是把小生产私有制度理想化,以对抗资本主义的发展,因而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经济浪漫主义”,这就是列宁的书名《评经济浪漫主义——西斯蒙第和我国的西斯蒙第主义者》的由来。然而,西斯蒙第生活的时代是大机器工业在欧洲大陆刚刚开始发展的时期,当时资本主义还处在迅速发展的上升时期,因而西斯蒙第对资本主义经济矛盾的揭露和批判尽管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但比起曾经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毕竟有着“敢为人先”的意义。而到了19世纪末期资本主义已经开始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再重复西斯蒙第的这一套说辞就给人以沉渣泛起的感觉并起着阻碍历史发展的消极作用,这是列宁必须要在一个新的历史时代批判西斯蒙第的原因,同时也是列宁对西斯蒙第的评价更低的原因。因为马克思对西斯蒙第的评价是着眼于他的学说在经济学说史上的客观地位;而列宁的评价则发端于这一学说的死灰复燃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革命的阻碍作用。

## 二、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对西斯蒙第经济学说的批判

列宁在《评经济浪漫主义》中批判了西斯蒙第经济学中的诸多问题,但列宁论述的重点,同时也是该书在第一章入手时就涉及的问题,则是资本主义经济发生危机的原因何在?反观西斯蒙第的《政治经济学新原理》这本作为列宁批判对象的著作,不难发现,这其实也是西斯蒙第著作的核心问题,以及西斯蒙第所认为的对政治经济学的“新奠基”。

### 1. 西斯蒙第对资本主义主要病因的诊断及列宁对其的批判

早就有学者注意到列宁对西斯蒙第经济危机观点的批判,是《评经济浪漫主义》中的一个鲜明观点。“经济危机,就是生产过剩的危机。这是一个历来被认为说明了经济危机实质的经典性定义”,然而,读过《评经济浪漫主义》就不难“发觉危机‘是生产过剩’并非列宁的观点,而是俄国西斯蒙第信徒的一种浅薄见解。”<sup>[7]</sup>不过恩格斯也曾论述过“生产的无

限扩张”导致了“生产力的空前发展、供过于求、生产过剩、市场盈溢、十年一次的危机”,<sup>[8]</sup>这至少说明生产过剩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重要表现。因而,列宁在《评经济浪漫主义》中对西斯蒙第关于“正是由于产品不能在工人和资本家的消费中实现,才引起危机”的观点的反复批判,<sup>[9]</sup>初看令人费解;而前面所引述的论文也并未接着说明列宁着力批判这一观点的原因。不过深入阅读就会发现,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这种观点没有找准危机的根源,正如列宁所说的:马克思的“理论是不是否认生产和消费之间存在矛盾的事实,即消费不足的事实呢?当然不否认。它完全承认这个事实,但是把这个事实放在应有的从属地位”,危机发生“是由于另外的原因,即生产的社会性(资本主义使生产社会化)和私人的即个人的占有方式之间的矛盾。”<sup>[10]</sup><sup>136-137</sup>另一方面更是由于它所针对的西斯蒙第的经济学说完全把生产和消费、收入和支出不平衡作为资本主义的病因所在。

西斯蒙第认为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在于消费与生产平衡”,<sup>[9]</sup><sup>14</sup>“因此,生产应该适合社会收入,那些鼓励无止境地生产的人不注意认识这种收入,想替国家开辟一条致富之路,结果却把国家推向死亡。”<sup>[9]</sup><sup>59</sup>西斯蒙第批判的是资本主义发展中已然出现的生产脱离消费无限扩张,以及那些认为生产得越多财富就越多,而且“消费能力必然随着生产能力的增加而增加”的主张。<sup>[9]</sup><sup>478</sup>因而他在该书“第二版序”的一开篇便苦口婆心地申说道:“我再一次请求社会力量的干涉,以便使财富的进步正常化”,<sup>[9]</sup>尽管这个能“使财富的进步正常化”的“社会力量”究竟是什么,西斯蒙第必然只能语焉不详,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个“力量”也确实只是子虚乌有。如果只读下面一段话,并不会发现它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有什么不同:“我请大家注意这一点;我所反对的绝不是机器,绝不是发明,绝不是文明,我们反对的是现代的社会组织,这个社会组织剥夺了劳动者的一切财产,使他除了自己的双手,其他一无所

有,他没有任何抵抗竞争的保障,没有任何避免疯狂的竞争的危险的保障,他是注定要遭到牺牲的。”<sup>[9]510</sup>然而接下来的话,使人清楚地看到他对资本主义批判的根本缺陷,他说:“假使大家彼此平分大家共同劳动所生产的产品,那么任何技术发明在任何情况下都对大家有利;因为技术每向前发展一步,每人都能自由选择是少劳动多休息,还是同样劳动而多享受一些。在今天,并不是发明不好,而是劳动果实的分配不合理。”<sup>[9]510</sup>也就是说,只要收入分配“合理”,生产和消费的比例适当,资本主义就能永续稳当地增长。如果说他所反对的萨伊和李嘉图等人持一种生产决定论,即认为生产本身能自动创造出消费,那么西斯蒙第自己则持某种程度的消费决定论,即认为危机的产生在于消费不足,只要能够创造出新的消费途径(如国外市场),就能摆脱危机。然而,这两种观点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只是各自抓住了矛盾的一方面,而且从生产出发的观点某种程度上比从消费出发考虑问题的观点更接近正确的思路,尽管要使资本主义生产创造出与之相适应的消费显然也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列宁对西斯蒙第的这一观点深揭猛批,似乎仍感意犹未尽,其实列宁的反复批判并非机械地同义反复,而至少包含着如下几层意涵。第一,如上所述,西斯蒙第仅仅着眼于消费不足的观点割裂了消费与生产的联系,正如列宁为此而引用马克思的话所说的:“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分析却证明……分配关系本质上和这些生产关系是同一的,是生产关系的反面”<sup>[6]172</sup>,因而所谓消费不足的问题不能不到决定它的生产方式中去寻找原因。第二,生产超过消费是资本主义的必然趋势,而既想保留资本主义制度,又想使生产受消费制约,这两者是矛盾的。“西斯蒙第认为,积累是生产超过收入这种说法是李嘉图学说中的一个错误和矛盾。实际上这种说法完全符合实际,表明了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这种超过是任何积累所必需的,而一切积累在消费品市场并未相应扩大甚至还缩小的

情况下也为生产资料开辟新的市场。”<sup>[6]129</sup>第三,西斯蒙第不懂得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所具有的客观进步性,他不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而是从他自认为的某种理想社会出发来批判资本主义,所以,“关于正是通过矛盾和不均衡这一途径来实现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具有的巨大历史意义,西斯蒙第一窍不通!”<sup>[6]203</sup>

## 2. 西斯蒙第对“斯密教条”的延续及列宁对其的批判

列宁还对西斯蒙第经济学说中的其他观点进行了批判。首当其冲的是西斯蒙第对“斯密教条”的延续。西斯蒙第认为:“收入有三种:地租、利润和工资。这三种收入来自三种不同的源泉:土地、积累的资本和劳动。如果我们仔细考虑一下,就可以看到这三种收入是分享人类劳动果实的三种不同方式。”<sup>[9]61</sup>不消说,这短短几句话包含着原则性的错误,它完全没有看到利润、地租、利息等无非是工人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不是“分享”,而是“剥削”。但这还不是最核心的问题,最核心的问题在于他把商品总价值(c+v+m)与工人创造的新价值即他所谓的“收入”(v+m)相等同,从而也把年生产总值与国民收入相等同。他写道:“年生产,或国家在一年中完成的全部工作的结果,同样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和我们方才所说的一样)是财富所生的利润;另一部分是劳动的能力,它等于它所交换的那部分财富或劳动阶级的生活资料。”<sup>[9]72</sup>这样西斯蒙第就丢掉了年生产或总价值中不变资本c的价值,从而必然使他对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分析陷入困境。西斯蒙第接着写道:“国民收入和年生产是相等的,是等量。全部年生产在一年中消费掉,其中一部分由工人消费,他们以自己的劳动来交换,从而把劳动变成资本,并且再生产劳动;另一部分由资本家消费,他们以自己的收入来交换,从而把收入消耗掉。”<sup>[9]72</sup>除了在“劳动”与“资本”等概念上的错误,这段话把上述遗漏不变资本的矛盾暴露无遗。列宁就此指出:“既然生产需要资本,确切些说,需要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那么,

年生产怎么能够以收入形式全部被工人和资本家消费呢?”遗漏不变资本的问题,亚当·斯密其实意识到了,因而试图以“半吊子”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他区分了“总收入”和“纯收入”：“总收入”是年总产值( $c+v+m$ ),“纯收入”是年总产值中扣除了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之后的余额( $v+m$ ),通过这样的划分,斯密便在“总收入”的名义下,将自己原先丢掉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又偷偷地塞进了商品的价值当中。另一方面,斯密区分了单个产品的价值与社会总产品的价值,他认为不变资本 $c$ 只在单个产品的价值中存在,而从整个社会来说,某部门所需的生产资料 $c$ 乃是另一部门所生产的产品,因而最终还是可以归结为其他部门的收入,即 $v+m$ ,因而在社会总产值中就不存在不变资本 $c$ 。当然,斯密的上述解决矛盾的办法仍是自相矛盾的,但他毕竟意识到并试图解决这个矛盾,而西斯蒙第则干脆将这个矛盾置之不理,这就是列宁认为西斯蒙第比亚当·斯密“甚至还后退了一步”的原因。<sup>[6]21</sup>

### 3. 西斯蒙第对马尔萨斯批判的不彻底及列宁对其的批判

对人口问题的论述是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中的重要内容,但他对人口问题的长篇大论反而把他的观点遮蔽起来,使人难以明了。他对马尔萨斯的批判也是充满矛盾、很不彻底的。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认为人口是按几何级数增加的,而土地所产出的生活资料是按算数级数增加的。西斯蒙第认为,马尔萨斯低估了土地的可能产出,土地的产出也是可以按几何级数增加的。只不过这仅仅是一种抽象的假设,人类究竟让土地产出多大的产量取决于人的“意志”,西斯蒙第指出:“当人们只向他索取土地的果实而不给他收入作为交换条件的时候,他就会对动植物的增加能力都加以限制了。”<sup>[9]422</sup>也就是说,例如,如果粮食丰收后导致“谷贱伤农”,农业生产者就很可能在来年减少产量。因而,西斯蒙第认为类似于马尔萨斯人口论的那种抽象假设没有多少实际意义:“人口从未由于土地不能完全按照需要的

比例生产新的果实而停止增加,人口也从未增加到使土地的果实不能再以几何级数增加的程度,因为这样增加的级数,无论对于人类或是土地的果实来说,都是假定可能的,而人类从不运用这种假定可能的能力。”<sup>[9]423</sup>西斯蒙第也担心人口过剩问题,他分析了宗教、政治、技术的改进等因素所导致的人口过剩。应该说,西斯蒙第把社会问题考虑在内,比起马尔萨斯建立在数字推演上的人口论是一种进步。

但是,西斯蒙第不可能理解资本主义制度下人口过剩的实质及其必然性。他所能做的就是“希望”人口以一种合适的比例增长。西斯蒙第的整个政治经济学就是一种“平衡术”,不仅试图维持生产和消费、收入和支出之间的平衡,而且还要使人口的增加与整张平衡表相匹配。他在《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二版序”中表明该书的宗旨是:“我们必须使财富的增长跟人口的增加相互一致;在这些人口之间进行财富分配时必须按照这样一个比例,即如果没有特大的天灾人祸,他们不会为生活所苦。我认为,为了谋求所有人的幸福,收入必须和资本一同增长,人口不得超过他们赖以生活的收入,消费必须和人口一同增长,而再生产同进行再生产的资本之间以及同消费它的人口之间都必须成相等的比例。同时,我要指出,在这些比例关系之中,每一个都有可能单独遭到破坏,例如收入往往不按照资本的比例增长;即使收入不增长,人口也可能增加;数目虽然众多但是比较贫困的人口,可能要求极少的消费;最后,再生产也可能按照投入的资本的比例,而不按照需要它的人口比例进行;但是,每当这个或那个比例关系遭到破坏时,社会便陷入浩劫之中。”<sup>[9]6</sup>但如何实现这整张平衡表,真的只有天知道。所以,西斯蒙第只能以小资产阶级特有的忧心忡忡对人口问题繁复论述,而不能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来。因而,列宁称西斯蒙第的人口理论是“小资产阶级的同情心和马尔萨斯主义的奇特的结合。”<sup>[6]151</sup>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人口过剩不仅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必然现象,而且是资本主义存在的必要条件。列宁把

过剩人口分为“流动的过剩人口”“潜在的过剩人口”和“停滞的过剩人口”三类,指出三者共同构成资本主义的相对过剩人口,即资本主义必需的产业后备军,“没有它,资本主义经济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发展”<sup>[6]149</sup>。

#### 4. 列宁对西斯蒙第主义的总体定位

西斯蒙第学说的根本问题,在于缺乏历史观点和历史眼光,西斯蒙第把现存的社会制度看成是永恒的。他说:“我们给政治经济学下的定义是:研究一定的国家绝大多数人能够最大限度地享受该国政府所能提供的物质福利的方法的科学。”<sup>[9]110</sup>这个定义实际上已经把社会制度变革的可能排除在外,因而最多只能诉诸改良,而改良方案在现存社会制度下又注定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正因为西斯蒙第缺乏历史的观点,所以他判断问题就缺乏历史的尺度,只能以抽象的“善”或“恶”,“合理”抑或“不合理”来评价事物,正如列宁指出的,“他叙述问题极其肤浅,把保护关税政策和自由贸易政策的问题说成是‘错误的’道路和‘正确的’道路的问题”,而马克思“指出了保护关税政策与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与这个制度中得到政府支持的主导阶级的利益的联系”<sup>[6]165</sup>。马克思主义不仅有着深刻的历史眼光,而且把生产力确立为衡量历史发展的根本标尺。因而马克思主义肯定资本主义在发展生产力上的巨大贡献,并因此认为它比之前的经济社会制度更加进步,应当肯定、推进这一历史进程,并为它被一个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所取代做好准备。正如马克思是在资本主义自由贸易加速社会革命的意义上肯定自由贸易制度的,他在《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中讲道:“总的说来,保护关税制度在现今是保守的,而自由贸易制度却起着破坏的作用。自由贸易引起过去民族的瓦解,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对立达到了顶点。总而言之,自由贸易制度加速了社会革命。先生们,也只有在这种革命意义上我才赞成自由贸易。”<sup>[10]</sup>

历史的观点与“总体”的观点是联系在一起的,

而且本质上就是一回事。西斯蒙第缺乏历史的观点,也必然缺乏“总体”的观点,即不是从事物的相互联系中,而是孤立地看待事物。“西斯蒙第正是把经济现象从其他现象中孤立出来(不是把保护关税政策同经济制度联系起来考察),根本不懂经济事实和社会政治事实之间的联系。”<sup>[6]162</sup>在人口、机器等问题上也是如此,西斯蒙第从未看到它们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本质关联。所以,西斯蒙第的最主要问题还不是没有发现资本主义的矛盾——马克思甚至肯定了西斯蒙第对资本主义矛盾的一定程度的觉察;而是在于对待矛盾的小资产阶级态度,即“只悲叹事情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的感伤主义。<sup>[6]195</sup>列宁深刻地总结了经济浪漫主义的本质:“西斯蒙第的功绩在于他是最先指出资本主义矛盾的人之一。但是,他在指出这些矛盾之后,不仅没有试图去分析它们,说明它们的起源、发展和趋势,甚至把它们看做是反常的或错误的偏向。他幼稚地用格言、揭露、关于消除它们的规劝等等来反对这些‘偏向’,似乎这些矛盾并不反映整个现代社会经济制度中占一定地位的现实居民集团的实际利益。这是浪漫主义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把这种利益的矛盾(这种矛盾深深地扎根于社会经济制度本身)看做是学说、体系甚至措施等等的矛盾或错误。”<sup>[6]199-200</sup>西斯蒙第试图做的至多是“调和”矛盾,在他的视野中没有历史的未来,而只有过去的幻影,因而他总想阻止历史的车轮。在这个意义上,经济浪漫主义不仅是空想的,而且是反动的。

### 三、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的现实意义

列宁的《评经济浪漫主义》一书不仅具有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为俄国革命开辟道路的实践意义;不仅在深刻透视俄国民粹主义与西斯蒙第主义相同一的理论本质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因其蕴含着对我们的诸多启迪,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第一,毫无疑问,列宁的《评经济浪漫主义》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首先从纯粹政治经济

学的角度而言,它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危机的肇因、商品总价值的构成、资本主义积累规律与产业后备军的关系等方面的理论,驳斥了对这些问题的小资产阶级误解。其次,列宁在书中从哲学方法论的高度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并由此指出了西斯蒙第主义或经济浪漫主义的根本局限。列宁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的、“总体”的方法的重要性,批判地指出西斯蒙第主义者总是抽象地、孤立地看待问题,正如后来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摘录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所言:“如果真理是抽象的,那它就是不真实的。健全的人类理性力求具体的东西……哲学最敌视抽象的东西,它引导我们回到具体的东西”<sup>[1]</sup>。再次,列宁捍卫并运用了以生产力为根本尺度评价社会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所以,即便在资本主义的矛盾已经深刻暴露、俄国工人阶级已经登上历史舞台的革命来临时期,列宁仍然毫不掩饰地肯定资本主义对俄国的历史进步性,以及推动俄国资本主义进程的重要性。

第二,列宁通过《评经济浪漫主义》揭示了俄国民粹派的理论本质和错误根源。19世纪末,民粹派在俄国还是一种影响颇大的思潮,并且从旧民粹派中蜕变而来的自由主义民粹派危害更大,其通过对西斯蒙第的“重新评价”而炮制出来的理论烟雾更具有迷惑性。列宁认识到,必须对民粹主义进行更彻底的理论清算。既然波·艾弗鲁西、瓦·巴·沃龙佐夫、尼·弗·丹尼尔逊等民粹派理论家拿西斯蒙第说事,列宁便“借力打力”,借着细致剖析西斯蒙第的学说而深入揭示了俄国民粹派的理论底细,因为“浪漫主义的愿望同民粹派的愿望和纲领是完全一样的,二者都同样忽略了实际的经济的发展,并且荒唐地把恢复古代宗法式环境的条件移到充满疯狂竞争和利益斗争的大机器工业时代”<sup>[6]206</sup>,所以批判西斯蒙第就是批判俄国民粹派。如果不是出于批判民粹派的现实需要,列宁根本不会再对早已被马克思经济学所超越的西斯蒙第学说发生细致研读的兴趣。

第三,列宁批判民粹派,实际上也就是在披荆斩

棘地为俄国革命开辟道路。19世纪末的俄国自由主义民粹派已经发展到与沙皇专制相妥协、为现实辩护的地步,他们攻击社会民主党和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了革命的严重障碍。相反地,列宁肯定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推动资产阶级革命,深刻地认识到“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是极其有利的。从无产阶级的利益着想,资产阶级革命是绝对必要的。”<sup>[3]556</sup>当然,列宁讴歌资产阶级革命的目的是为社会主义革命作准备,他认为“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得愈充分,愈坚决,愈彻底,无产阶级为争取社会主义而同资产阶级进行的斗争就愈有保证。只有不懂得科学社会主义的起码常识的人,才会觉得这是一个新的或者是奇怪的、荒诞的结论。”<sup>[3]556</sup>因而,是经由资产阶级革命通往社会主义革命及理想社会,还是幻想通过美化过去、“调和”现状达到理想社会,这就是科学社会主义与带有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经济浪漫主义的根本区别。

#### 参考文献:

- [1]列宁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29.
- [2]列宁全集:第1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3]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51.
-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三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285.
- [6]列宁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7]郑邦才.危机“是生产过剩”不是列宁的观点——学习《评经济浪漫主义》一文的体会[J].沈阳:社会科学辑刊,1982(5):153.
-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59.
- [9]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M].北京:何钦,译.商务印书馆,1964.
-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29.
- [11]列宁全集:第5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207.